

一江碧水绕匀城

□ 邓新兰

洪流”。地理老师说都匀西门大溪指剑江，石梁桥大抵就是现在的百子桥。

因为剑江，都匀成了桥的博物馆。百子桥、风雨桥、狮子桥、彩虹桥……横的、斜的、拱的，大大小小一百来座，毫不客气地架在剑江之上，把这座小城织成了一方棋盘。我常暗自想，都匀大概就是世界上桥最多的城市了。我最偏爱百子桥。百子桥曾是我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每次经过，我总爱趴在桥栏上，数水里有多少条鲟鱼，数着数着就乱了。桥头常有山歌飘来，有的调子和祖母唱的一样，有的又不一样，我都喜欢静静听着。

剑江向南流，漫过文峰塔的影子，淌过马鞍山的倒影，也流过一年里最热闹的时节——端午。五月初五，剑江便喧闹起来。龙舟一字排开，船头是雕了彩绘的龙头，瞪着眼，张着嘴，威风凛凛。选手们凝神静气，屏住呼吸。一声哨响，鼓声便轰然炸开，咚咚声震耳膜。那鼓点一阵紧似一阵，像是敲在每个人的心口上，浑身的血脉都跟着沸腾起来。选手们吼声震天，奋力划桨，破浪向前。后来，我走过不少地方，见过更宽的江河，看过更大的龙舟赛事，却再也寻不到当年剑江龙舟这般动人心魄的滋味了。

顺江而下，便到了石板街。这条由万余块青石铺砌而成的老街，被几百年的行人脚步打磨，溜光发亮，雨天能照见人影。街两旁的房子依山而上，青瓦木墙，错落错落，坡顶有石狮守着，一只踩着绣球，一只护着幼狮，憨态可掬，守着老街的晨昏。我每次走在這條街上，心里都格外安静。街边有卖蜡染的布依族阿妈，蓝白相间的布匹在风里轻轻摆动，那些纹样密密匝匝的，藏着山水的传说；有敲打银饰的苗族匠人，叮叮当当，敲出一朵朵细碎的花；还有水家阿婆摆的剪纸摊，红纸在她手里翻几下，一只蝴蝶或一尾游鱼便跃然纸上。我在一个摊位前蹲下来，看她剪一对锦鲤，剪刀游走，红屑飘落，她神情恬

淡，不急不躁。我忽然懂得，这大概就是剑江养出来的人，性子温和，内里却有韧劲，平静岁月里藏着深情。石板街带着剑江水的潮润，也带着毛尖茶的清芬，熨帖着每一个寻常烟火的日子。

说起毛尖，那便是都匀的魂了。都匀毛尖大多生长在螺蛳壳山上，终年云雾缭绕，茶树就长在那云雾深处，吮吸着山的灵气和水的精华。春日采茶时节，满山都是背着竹篓的采茶人，手指在茶树上轻轻一捻，嫩芽儿便一朵朵落进篓子里。小时候我跟祖母去采过茶，总也采不够——那芽子太小了，采半天也凑不满一把。祖母说，一斤好茶，要几万颗这样的芽子呢。后来我喝过许多种茶，却总觉得，只有用剑江边冒沙井水泡出来的毛尖才最对味。井水泡过的毛尖江茶，那清甜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甘冽。天晴时，还能听见茶山上传来喊茶的调子，悠长悠长的，在山谷间回荡，仿佛连沉睡的“山神”和“茶神”，都要被这调子轻轻唤醒。

我站在剑江边，夜色渐渐浓起来。

江岸灯火次第亮起，光影落进水里，碎作满江星子。岸边有夜钓的人，静静坐着，鱼竿斜架在石上，一星渔火忽明忽暗。我想起自己走过的许多路，到过的许多地方，可心里头最妥帖、最安稳的，还是这座城、这条江。年少时不懂，如今才明白，人和江的缘分，原是这样深——我生在剑江边，长在剑江边，江水早已融进了我的骨血里。走得再远，耳畔总有那水声萦绕，梦里也总有一座桥、一脉青山。

剑江水悠悠流淌，流过了我的童年，淌过我的青春，奔向我看不见的远方。我知道，无论岁月怎样流转，这江水都会载着这座城的魂，载着两岸人家的烟火气，载着我这半生的眷恋，奔腾向前，生生不息……

■ 邓新兰，都匀市文联副主席。作品散见《中国组织人事报》《当代贵州》等各类刊物。

在都匀

□ 王有龙

在都匀，桥是另一种渡口
百子桥 风雨桥 彩虹桥 狮子桥
它们用坚韧对抗压力
用千姿百态的倒影
渡河水，也渡时光

在都匀，歌是另一种河水
布依十八调 苗族古歌 水族欢歌
芦笙 铜鼓 唢呐 号角的热闹
这些声音不急不缓
它们认得每一道弯

在都匀，山是另一盏灯
螺蛳壳 斗篷山 茶山 马鞍山
驮着雨水，挽住流云
每当迷途，山高举着光
指引剑江，指引一代代人
靠岸的凝望

在都匀，风味是另一种乡魂
匀酒 毛尖茶 平浪大米 冲州糕
香过百里，起伏牵肠
缠绕成归途的红结
把同一个故乡养在心上

都匀，我就活在你里面
桥知道，河知道，山知道，酒也知道……

■ 王有龙，贵州省诗人协会、诗词楹联学会会员，都匀市作家协会秘书长。

杉木寨，布依山歌飘远方

□ 王开碧

调子还是那个调子，腔还是那个腔。杉木林子还在后山哗啦啦地响，火塘还在吊脚楼下烧着，包谷饭还在木甑子里冒着热气。而我从杉木寨走出去，带着满身杉木的清香和满嗓子的山歌调子，把这些古老的声音种进了新的时代里。

有些声音，注定要顺着山脊的方向生长。我生在杉木寨，长在杉木寨。寨子藏在都匀城外的山褶里，四面都是杉木林，密匝匝的，风一过就哗啦啦地响。我阿妈说，我们布依族人听惯了这声音，连唱歌的调子都是跟杉木林子学的——风急的时候调子就高上去，风缓的时候调子就落下来，林子里唱得最密的地方，正好唱情歌。

记得儿时，我常常坐在自家吊脚楼下，听阿妈和她的伙伴唱山歌。那声音依然像山涧水一样清亮亮的。她年轻的时候教我唱“浪哨调”（当时我还是懵懂的）——这是布依族青年谈情说爱时用的曲调，不能用大白话，要用隐喻和双关。“比如你夸阿哥勤快”妈妈眨眨眼，“不能直接说，要唱‘山间阳雀叫得早，不及阿哥起三更’，这叫‘借物传情’，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情意要藏在话里头，让人去品，才有韵味。”我跟着妈妈学调子，晚上坐在老屋门前的院坝里听寨里人对歌。那才是布依山歌本来的样子——不是一个人唱一个人听，是满寨子的人都在歌里。老人在火塘边哼古歌，唱的是开天辟地、祖先迁徙；姑娘们在绣花房里唱绣花歌，针走到哪里，调子就流到哪里；孩子们在田埂上唱放牛歌，童声脆生生的，像撒了一坡的包谷籽。布依山歌的十八种调式，原来不是谱子上冷冰冰的分类，而是寨子里每个时辰、每种活路都有各自的腔调。清晨山上有山林歌，午间歌气有歇气歌，傍晚收工有收工歌，月亮升起有月亮歌——歌是布依族人的第二张嘴，替他们说出台风雨天的感受、播种收获的心情。

后来我长大了，走出了杉木寨，在都匀城里

工作。城里的声音太杂，汽车的喇叭、现代流行歌曲、短视频短剧的声音，吵得我有些烦躁。每当夜深人静，杉木林的风声和寨子里的山歌调子传来，像阿妈在很远的地方呼唤我。

2024年，我陪着一位布依族歌郎去龙里参加布依族文化交流活动。当他在舞台左侧帮我换上布依服饰的瞬间，目光落在衣袖上绣着的布依图腾上，一针一线都承载着民族的厚重，那一刻，我忽然就懂了这份演出的分量，也读懂了布依族文化的深邃和庄严。乐声起时，他清亮地一声“喂——喂——”，像杉木寨的晨雾里有人推开了一扇木窗。那声音不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是从腹腔深处涌上来的，裹着杉木树脂的清香、茶芽的鲜冽，还有火塘边根甜酒粑的暖香。我赶紧举起相机，将舞台上的光影与歌声一并定格，台下的观众掌声像暴雨一样砸下来。我站在幕布后面，心里激动不已——原来我们布依族的调子，走出去，可以这样打动人，看来之前我们商议组建都匀布依文艺队之事是非常可行的了。

但那次演出的震撼还没消化完，贞丰之行的演出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们为了一场布依族文化展演，专程到老家杉木寨及都匀附近的甲林布依寨子找布依阿妈和老歌手学调子，学得认真真。阿妈们说，布依山歌有十八种调式。每一种调子配一种活法，每一种活法配一种调子。我们认真学习，可排练出来的效果总差一点。最终演出效果不理想。返程路上我一直沉默，歌郎却忽然开口：“你发现没有？阿妈唱歌的时候，眼睛是看着对面山上的杉木林的。我们在排练厅里唱，眼睛只能看见墙壁。”这话像一根针，轻轻戳破了我心里的困惑：布依山歌的灵魂不在旋律上，而在它与杉木寨那一片山水的对视里。离开了吊脚楼的烟火气、杉木林的风涛声、火塘边根甜酒的咕嘟响，那些婉转的拖腔便成了无根的浮萍。歌郎忽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高喊：“为什么不试试用现代乐器托住老调子？吉他的和声可以模仿杉木林的风响，手鼓能打出吊脚楼下春雷的节奏，让山歌既长在杉木寨的泥土里，又能走到更远的地方去。”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说干就干，都匀布依恋歌文艺队很快组建起来了，吉他、手鼓、笛子、

芦笙、月琴、葫芦琴、八角琴等乐器一件件配齐。我们反复琢磨都匀本土山歌的节奏、腔调，保留原生态的唱腔韵味，再融入现代乐器伴奏。歌郎执笔创作，将都匀的剑江碧水、青山村寨、布依人的烟火日常、江岸山歌的深情，都写进新的山歌里，自创了由布依十八调改编而成的《刺梨花迎客来》《尤勒情歌》《美丽都匀等你来》《布依姑娘》等本土经典曲目。

在都匀布依城的布依活动庆典里，我们迎来了新生文艺队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当吉他弹出杉木林间的沙沙风响时，手鼓模仿起布依铜鼓的节奏，歌郎开口唱起新编的《刺梨花迎客来》时，那不是简单的“老歌新唱”，是两种时空在对话——芦笙的呜咽里站着杉木寨的祖先，吉他的和弦里走着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而连接这一切的，是那口醇厚如糯米酒的布依唱腔。我负责打鼓，每一下都像心跳，应和着山歌里那些古老的停顿与延展。台下的观众，有五六十岁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年轻人；有布依族，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当山歌的十八调遇上吉他的和弦、手鼓的律动，那口从杉木寨泥土里长出来的呼吸，终于飘到了更远的地方。

演出后，我回杉木寨看阿妈。她坐在吊脚楼下，还是那样自在地哼歌。我用手机给她放我们乐队的新作品，她闭上眼睛听了很久，嘴角慢慢翘起来，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还是我们杉木寨的调子，只是换了一身新衣裳，更好听更好看了。”

调子还是那个调子，腔还是那个腔。杉木林子还在后山哗啦啦地响，火塘还在吊脚楼下烧着，包谷饭还在木甑子里冒着热气。而我从杉木寨走出去，带着满身杉木的清香和满嗓子的山歌调子，把这些古老的声音种进了新的时代里。晨雾再起时，我听见了杉木寨的千百种声音——晨雾里推开木门的吱呀声，茶坡上采茶姑娘的嬉笑声，火塘边老人讲古的絮语声，月色下青年男女对唱的羞涩声，都在“布依十八调”里找到了归宿，越传越远……

■ 王开碧，黔南州作家协会会员，都匀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水书里的归兰山

□ 万兆军

愚而未落的那滴水
被水书先生一擦一捺
写成了归兰山下涌向东海的一汪
而水家妹子用羽毛轻轻一点
锦鸡便驮着花米饭
落在丰收的场坝

追随一尾稻花香
游过祭祀的神龛
水书的笔画就开始流动——
端节的长号，芦笙齐鸣
山歌好听在枫香树下

当那滴拒绝蒸发的、被神化的水
从水书的字缝里渗出
渐渐凝成寨老长袍下半盏月光
日月星辰便游走于高山流水
鱼虾走兽便守猎在归兰山岗

那旺盛火是远古一首燃烧的诗
水书为它留下了偏旁
游人虽难读懂其中的韵味与奥妙
难深入史诗般的文明内核——
却在火光中，实实在在，难以相忘

难怪逃出水寨的思绪
像一席长桌宴上的鱼色韭菜
早已追逐九斤酒的仙踪去了远方
以致，归兰山下
一半是倒映的天河水
一半是水书洒开的端节

■ 万兆军，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绿风》《散文诗》《鸭绿江》《延河》《奔流》等期刊。